

廿一
三

十
四

有
1673

莊子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疏

郭象注

郭象注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

姓田名無擇字子方魏之賢人也文侯師也文侯是

畢萬七世孫武侯也又也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

也方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谿工是子方鄉里人也稱言道數當

於理故無擇稱之不是師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

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若在郭東因以

為氏名順子方之師也既子方曰其為人也真無假疏所謂

是先生之師何故不稱說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無假疏所謂

也人貌而天魚白與人同疏魚反只同人理而靈緣而葆真葆真

順物故真疏恒守真宗動而常清而容物夫清者專於太

與天疏今清而容物與天同也物者道正容以悟也使人之意



也消曠然清虛正已而疏世間並道物科解人東郭自正

也消已物邪自消而而疏客儀令其曉悟使裁乱意自消

也消降光擇何足以稱之也疏師之盛德深玄若是无子方出文侯儻

也消也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金性之君子也疏儻然自

也消聞該項子之真儻然靡自失所謂故終日不言於是召前立

也消侍之臣子之誥話款東郭子之道深遠難知諱全德之人可以

也消居之乃始吾以聖知也言仁義也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

也消物也形解而不款動口鉗而不款言自竟吾所孝者真土梗耳非真

也消我初昔修季用先王聖智言周孔仁義之行為窮理至極

也消今聞說子方之師其道宏博遂使吾形解敬不能動止口舌

也消錯困无可言悟自竟所季土人而已夫魏真為我累耳知至貴

也消達而則壞並非真物土梗者土人也温伯雪子適舍於魯人

也消累也既聞真道體望忘故知温伯雪子適舍於魯人

也消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礼義而

也消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疏性温名伯字雪子楚之懷道也

也消經於魯止於主人之善魯人是孔子門人間温伯雪賢人請款

也消相見温伯不許之我聞中國之人明於礼義聖也而拙於知人

也消心是故不至於齊及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疏温伯至齊及還

也消款見也温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

也消見也款請温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

也消我也疏蘄求也振動也昔我往為求見於我今還魯出而見

也消後求求見必當別有所以故款或動我來出而見

也消害入而款明日見客又入而款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款

也消何邪疏温伯僕隸怪而問之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礼

也消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矩從容一瓦電一瓦

也消虎祭辟其步疏驚視揖讓前却方固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

也消似父有新飾也疏是以款也疏臣諫我也如子之復又訓導我也

也消似父有新飾也疏是以款也疏臣諫我也如子之復又訓導我也

也消似父有新飾也疏是以款也疏臣諫我也如子之復又訓導我也

也消似父有新飾也疏是以款也疏臣諫我也如子之復又訓導我也

也消似父有新飾也疏是以款也疏臣諫我也如子之復又訓導我也

也消似父有新飾也疏是以款也疏臣諫我也如子之復又訓導我也

也消似父有新飾也疏是以款也疏臣諫我也如子之復又訓導我也

也消似父有新飾也疏是以款也疏臣諫我也如子之復又訓導我也

也消似父有新飾也疏是以款也疏臣諫我也如子之復又訓導我也

也消似父有新飾也疏是以款也疏臣諫我也如子之復又訓導我也

也消似父有新飾也疏是以款也疏臣諫我也如子之復又訓導我也

義既非天性何復敦勤是知聖迹
仲尼見之而不言已知其子

踞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所以忘言

仲由怪問仲尼曰及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是故起問目裁往竟已達無疏擊動也夫体悟之人忘言以理目裁運動

所容其德音也而玄道存焉無旁更支辭昔容其声說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

奔逸絕塵而回踵矣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而亦

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弁亦弁也夫子馳亦

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踵矣乎後者夫

子不言而信不此而周玄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

疏奔逸絕塵急走也眩直目白也威塵迅速不可追越故直視而在後也器爵位也夫子不言而為人所信未曾親比而與

物周旋實貴人君之位而民足蹈乎前而衆聚也不知仲尼曰

所以然而然直置而已矣可謂奔逸絕塵也

惡可不察与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夫心以死為死

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疏由虛心煩物豈徒然哉何

可不忘懷望照夷心審察邪夫情之累者莫過心之變日出東

方而入於西極万物莫不此方見也疏夫也暗登明東出西入

未故知人之死生辭天之盡有自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見功

足成行疏足也夫人百体稟自陰陽目見足行資于造化是

出則存是入則止直以不見為疏見日出謂之存觀日入謂之

人觀万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待隱謂之死待顯謂

吾一受其成形疏夫物之隱顯皆待造化隱謂之死顯謂之生

日出東

而不死以待尽 夫有不物化而為无故一 夫我之形性稟之

已成一定已後更不生變化唯富端然待 效物而動心也 疏

夫至聖靈歟感未斯億 日收無際 恒化 疏 變化而形隙而不知

其所終 為死也 疏 隨其後 薰然其成 寂 薰然自成 疏 薰然自成 疏

稟氣成也 知命不能規乎其前 丘以是日 但 俱往故曰但

物使往也 達於時 變不能俱往也 規 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

可不哀與 夫變化不可執也 故雖執臂相守而不能令停

邪死 疏 丘流連牢執 固守不能暫停 把臂之交 臂而變化日形

既行矣 故以此深可哀也 汝殆著乎吾所 著也 彼已盡矣而汝

求之 以為有是求 馬於鹿肆也 鹿肆非停馬也 言求向者

馬也 過肆耳 恒无駐 頃更 新如 相續 不舍 晝夜也 著見也 言

有 疏 殆近也 若見也 唐道 肆市也 吾所 見者 變故 日形 著也 波之

故 變於今 已滅 汝仍 求向 時 有 謂 在於 今者 耳 謂 求 馬 於 鹿

過 去 亦 移 向 者 之 迹 已 滅 於 前 求 之 於 今 吾 服 汝 也 其 忘 服 者

物 已 變 矣 故 知 新 之 不 復 運 之 於 前 移 耳 吾 服 汝 也 其 忘 服 者

去 忽 然 思 之 恒 欲 不 及 疏 服 者 尋 思 之 謂 也 向 者 之 汝 於

汝 服 吾 也 亦 甚 忘 俱 尔 耳 不 向 賢 之 疏 變 化 曰 新 不 管 賢 聖 豈

思 吾 故 雖 然 汝 矣 患 焉 雖 忘 乎 故 吾 之 有 不 忘 者 存 不 忘 者 存

日 新 也 矣 忘 故 吾 而 新 吾 已 至 未 始 非 吾 之 疏 夫 變 化 之 道 豈

何 患 焉 故 能 倍 倍 絕 塵 而 與 物 不 真 也 疏 夫 變 化 之 道 豈

吾 而 新 吾 尚 在 新 有 不 忘 者 存 孔子 見 光 耒 新 沐 方 將 被

也 故 未 始 非 吾 汝 何 患 也 孔子 見 光 耒 新 沐 方 將 被 既 新 沐 髮 曝 之 令

髮 而 乾 熱 然 似 非 人 矣 伯 子 便 而 待 之 疏 既 新 沐 髮 曝 之 令

不動搖若槁木故似非人孔子見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

不敢往觸便徒所消息待之

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為槁木似遺物斂入而立於獨也

而後外物也然信是聖人既而見老子云丘見先生眼眩耀忘遺形智

化也獨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後明有物之無為而遊於物初然

初本也夫道通生万物故名同道為物之初也遊心孔子曰何謂

邪然也然則意謂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

之於言意然辟者口不能合也夫聖心非不能知也則其無化可

起則表其真是知至道深玄甯為海議乎其將

必敢然陽將擬設大道金印仿家未即是真矣至陰未至

陽赫二束二出乎天赫二發乎地

言其交泰也二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

形莫見為紀也然陽氣下降陰氣上昇二氣交通遂成和合則

而各自化故莫消息滿靈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

見紀綱之形

然陰消陽息五故冬靈水晦昏明日而莫見其功

莫於故莫見生有所乎萌

為之者也然於赤然無物死有所乎散

故於始終相及乎其端而莫知乎其所窮

未生然始終相及乎其端而莫知乎其所窮

死生終始及覆性未既其端緒誰非是也且孰為之宗

知窮極故至人體達任其變化也孔子曰請問遊是然

通生死之道誰為之宗本孔子曰請問遊是然

如何功得遊也

至矣謂之至人

至美無美至

夫證於玄道美而歡暢既以無

美之美而遊心無美之者

謂至極也。孔子曰：願聞其方。疏：方，指道也。請說曰：草食之獸，不疾。

易教之生，之虫，不疾。易水，之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疏：死生亦變也。

疾，易也。易，移也。夫食草之獸，不患移。易，蕪澤也。水生之虫，不患改。

易也。但自草有水，則不失大常。泛東泛西，蓋小變耳。亦猶人。

如於大道之中，隨變任化，未始非我。此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

則不失大常。生死之變，蓋亦小耳。夫天

不知其小變而疏，而喜。死，生無變於已。喜怒哀樂，入於懷中也。夫天

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

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

乎？愈不疏。夫天地百物，其體不二。達斯趣者，故能混同。是以物

生不能滑。乱而况得喪禍福？生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

隸也。知身之貴於隸，故棄之。遺士耳。苟知貴在於我，而

不失於變，所貴者我也。而我疏，夫舍棄僕隸，豈等泥塗？故知貴

與所且，万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

所謂疏，誰反累心？唯當修道，達人方能解此。孔子曰：夫子性配

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晚焉？疏：配合也。晚，免

二儀，明高三系，故應忘言。故理至智，自他今乃盛。誥至言，以

脩心術，然則古之君子，誰能遺於言說而免於修為者乎？老

聃曰：不盈夫水之於洵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性也，不

脩而物不能論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

焉？不自得也。疏：洵，水之澄湛也。言水之澄湛，其性自而然。汲取

而物不能高澤，被群品日用，不知若天高地厚。孔子出以告

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醢與？醯，雞者。醢，微夫子之發吾覆也。

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此吾全於考輯於地也

醴雞醋獲中之蟻

為發覆蓋則終身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見魯哀公

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

方道術也莊子是六

國時人與魏惠王奇敝王同時去魯哀公一百二十季此言

見魯哀公者蓋富言耳也魯則是以周公之後衣是衣冠也

孔子生於魯盛行五喜之教是以門徒三千服膺儒

少儒 莊子曰魯國而儒服何謂

手 莊子曰周聞也儒者冠圓冠者

天時後方履者知地形緩佩坎者其直至而斯君子有其道者

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

佩也坎次也本亦有作緩字者夫天負地方服以象故戴國

冠以象天者則知三象之吉凶後方履以象地者則知九節也

水陸咸緩佩坎者直至而坎斷是以懷道往之人不以為服者

服者不以懷道彼已之子今古有之是故莊生富言并說也

公固以為不然何不于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

於是哀公号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

於者号經五日 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

國莫千轉万變而不窮莊子曰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

乎德充於內者 一人謂孔子聖人觀梳吐智若鏡 百里

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飲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子之政也

姓孟字百里奚秦之買人也本是虞人虞被晉亡遂入秦國

初未遭用貧賤飲牛安於飲牛身甚肥悅忘於富貴故爵祿

不入於心也 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

動人由自得者外 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

動人由自得者外 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

天地於是竟妻以二女焉宋元君將畫而衆史皆至受揖而立

以乃乘故足以動人也宋國之君欲登國中山川地土調攝而

我筆和墨在外者半疏畫師直至受君命年拜揖而立調攝而

畢爭竟功能除其受揖在有一史後至者儻然不趨受揖不

立因之告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解帶嬴君曰可笑是真畫者也

內是者神既儻寬閑之自也內既自得故外不矜持徐公不

閉而意定既儻受命不立直入就告解衣箕坐保露赤身魯無

懼博庶君見其神文王觀於誠見一丈夫釣而其釣真釣聊以

米可謂真畫者也誠者近謂水地名也丈夫者富言於大公也呂望未遭非持

其釣有釣者也竟無常釣也其於假釣而已非執持其釣有

濱卒也文王款幸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款終而

而和之不忍蒼生失於覆蔭於是且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

故言於天也而和之不忍蒼生失於覆蔭於是且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

夢見良人黑色而頤柔駁馬而偏朱蹄号曰寤而政於誠丈人

庶幾乎民有瘳乎疏既款任買故託諸夢想乃屬託臣佐云我

馬而蹄偏赤号令我云寄汝國政於誠丈人慕賢進隱則民諸

大夫整然曰先君王也疏好文王之父季歷存之日黑也多辨

是先君教令於王也是文王曰然則卜也諸大夫曰先君之命

王其先它又何卜焉疏此是先君令年次定無疑遂迎誠丈人

而後之政曲法無更偏令無出疏君臣契協遂迎丈人拜為卿

一施無改偏曲救三季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長官者

六斗四升也為政三季務風易係君臣殺道無可箴規散却列
士之爵打破諫書之館上下咸享長官不踞其真避迕同軌度
量不入列士壞植散群則尚同也光同其塵長官者不成性則
四境

同務也累然自成則被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下天

相信故能問德天下大同不竟忠諫文王於是享

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撤丈人昧然而不夜

也然而辭躬令而祀道終身其聞為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不

名去身退得可疏俄項之間拜為師傳北面消聲故昧然不夜

以及天下也疏俄項之間拜為師傳北面消聲故昧然不夜

但名成身退推功於物不歆及於天下故迨迨無聞然呂伋周

也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疏顏子疑

未極至人之德真人不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任諸

而不自任也而又何論刺焉彼也以循斯須也斯須者百挫之情

文王循而發疏斯須由頃史也循須也夫文王至人盡於妙

以合其大情也疏理汝宜寢歟不勞說刺彼直隨任物性順蒼

生之望欲順未悵項進退頃史之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之

盈貫溢貫也措杯水其肘上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拔右手也

疏聖寇無人內篇具秋盈貫滿鏹也措置也禦寇風仙聖之言

其厚審敏發適矢復嘗去反也箭適方矢復寓箭方去未至

捷至也疏於肘上言其疏適往也皆重也窮窮也弦發矢往後重皆前箭

敏捷之妙也疏所謂擊括而入者箭方適梁未至于的後寄杯

水言其敏捷寓字亦作偶者言因鏹重皆破當是時猶象人也

不動疏時樞不動猶士梗人也言御寇當射伯昏無人曰是射

射非不射之射也疏言汝魚巧仍是有心之射嘗身汝登高

山後危石臨百仞之澗不能射乎七尺曰仞深士百尺也

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後危石臨百仞之澗背逆足二兮垂在

外揖御寇而進之術寇伏地汗流至踵前略陳射意

行也進讓也登峻澤高山後危石臨極險之澗仍背逆却

能幸於於是真目伏伯昏者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

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揮斥於絕放也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

自也也今汝林然有恂目之志尔於中也殆矣夫不能明至

：而所長多氣揮斥於絕放也恂懼也夫至性之人與大空

沈無定縱放八方精神不改臨萬仞何足介懷今我現汝有

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志憂也吾

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問相然子之用心独奈何肩吾隱

故孫教三仕而不榮華三黜而志憂也有吾始聞其言於懷疑

為用心独得如此也自推者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

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志憂也而

已矣我何以過人哉夫軒冕榮華物來僅寄耳故其來不可

我達此去未故志憂也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義乎其在彼邪

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曠然无係玄同彼我則在

定在彼人定在我已若在彼邪則於我為失若在我邪

則於彼為失而彼我既其玄同得喪於乎自泯也方將躊

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于人貴人賤哉躊躇四顧謂無

得四顧是高視四方將躊躇万物揮斥宇宙有何容仲尼聞

也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隘盜人不得割伏羲黃

帝不得友伏羲黃帝者功号耳非所以功者也故况功号於

仲尼聞珠散教之言而美其德故引遠古以證斯人古之真人

帝何能劫剥三皇五死生亦大矣而才變乎已况爵禄乎

况於爵禄豈沒極心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芥入

乎澗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億充滿天地既以与人已愈有

膏心為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自得而已者与人而不損

於已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損已為

物而故於自疏乎大也而神無障碍屈處卑賤其道不虧德合

損已為物故愈有也楚王与九君楚王与九君楚王与九君

三言有三楚文王共九楚文王共九楚文王共九

不敬鬼尊冒養民也而楚大凡也九君曰九之亡也不足以

喪吾存遺故也九謂周公之後不廷買也夫凡也亡不足以喪吾

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夫遺之者不以亡則存亦不足由是

觀也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措耳天下竟與存亡死

有口之者更存者不獨存而存者更亡也既冥於乃喪故亡者未必

之而亡者更存者不獨存而存者更亡也

莊子外篇知北遊二十二

郭家注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阜之丘而適遭玄為謂焉

此章並假立姓

知謂玄為謂曰予欲有問乎君若汝也此明運知極心問道

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

此假設言

問而玄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分別也設此三問竟

不答直是理無分別故不知所以答也知不得問及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

睹狂屈焉知以也言也問乎狂屈

白是潔素也南是顯明

空靜無物問不得夫及照於白水之南捨有及無狐疑未能狂

穿理既而獨在妄行屈若槁木欲表斯義故曰狂屈焉

屈曰唉予知也將詰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歎聲也初

忘之斯忘之術知不得問及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

鬼無慮始知道無憂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道軒轅體

玄言故以一無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也彼與彼不知也其孰

是耶黃帝曰彼亦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

知者不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任其自行斯道不可致道在自

也似者中忘也不近者以其知之也道不可致道不可致道在自

致得也夫玄道不可真不可至不失真故稱德道不可致

也至性仁可為也疏夫至仁無親而今切偏愛義可虧也

曰失道而後性失性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

之華而亂之首也疏夫修道之人日損華偽既而前損

而世不為也華去而朴全則疏夫修道之人日損華偽既而前損

非為也此列老經重明其旨今已為物也故有為物欲

及故根不亦雜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其故根易者唯大人

物不疏倒置之類厚偽居心徇末忘本道為物緣教故化

死之徒知變化之道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知孰死孰生也

紀綱而生散則為死俱是散也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之異

則為生散則為死俱是散也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之異

聚為生氣散為死聚散無異為氣則同也斯則死故万物一
也生聚散可為徒伴既無其別有何憂也
也萬物生理當故一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

及化為神奇及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下一氣耳若神

奇所惡為臭腐耳然彼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夫物無

情有向背故情之所美者則謂為神奇特指之所惡者則謂

為腥臭腐敗而顛倒本末一至於斯然物性不同所好各異彼

魚見深入鳥見高毛斯則臭腐神奇美故毛墻羶垣人之所美

有定焉是知天下萬聖人故貴一疏夫体道至人智同万物故

知謂黃帝曰吾問汝為謂無為謂不德我非不我德不知德我

也吾尚狂屈中款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款告而忘

之也今予問乎若知之矣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

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与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

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昧乎無言之地是以先年不言之

標而後寄明於黃帝則夫自然之真物際乎疏彼無為謂妙伴無

可屈及照道言中忘其告似道非真也知与黃帝二人運智以註

理故不近真道也狂屈逃聽聞此格量謂黃帝金未近真道可

而已矣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万物有以理

而不說此孔子之所以疏夫二儀覆載其功最美四時代叙

說魯無云予款无言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万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

自為疏夫聖人者合兩儀之覆載同万物之大聖不作唯因觀

於天地之謂也且觀其形容其物疏夫大聖至人無為道生

成其為無言今彼神明至精与彼百化神明不奪疏明靈至

斯之謂也

精極妙與物相混變化隨流或聚或散曾无欣戚今言物已死

生方圓莫知其根也夫死者已自死而生者已自生固者已自

夫物或生或死乍方乍圓而方者已自方未有為其根者故莫知

其內計六合在無極秋豪為小待也成体秋毫金小非無

天地四方也歟進秋景毛端生毫極微細謂秋毫也巨大天

也六合生大於居至道之中毫金小質道以成体質也

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日形疏世間廢物莫不厚沈外降生死

守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不待疏夫二氣氤氳四時運轉

待為之而惛然若亡而存則亡矣疏惛然如昧油然不形而

神聖如有形神者妙万物而為言也油然无係万物畜而不

知此之謂本根畜而不得其所以畜也疏而玄功潛被日用不

知此之真力是至可以觀於天矣同觀疏能達理通玄識根知

本者可謂道也自齧缺問道乎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

和將至疏齧缺王倪才子被衣王倪之師也汝形容端雅勿為

攝汝知一汝度神將未舍疏收攝私心令其平等專一老度德

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疏深玄上德盛美於汝无極汝瞳焉如

新生之擗而求其故疏瞳焉知直視如新生之擗於妄無

也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也疏已悟忘契斯人

其敏達於大道哥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

不以故自持俱也疏終實之真知不自矜持於妄故也

媒：晦：方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獨化疏媒：晦：息

不可謀議非九所識故云彼何人哉者也舜問乎堯曰道可得而有

乎疏堯曰道可得而有道不平既達師傳故有堯請曰汝

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

有疏道者四句所不能得百非所不能誑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是若身

有者則美要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

也故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聚剛柔而自氣成汝身性命者汝

有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而氣自委結故行不知所往處

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皆不自中疏夫行住食味皆率自然

味者誰行住者誰住食者誰食味者誰天地之強陽氣也又胡

可得而有邪強陽氣也疏夫強陽運動也胡何也

地陰陽運動之氣聚然而成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是問敢問

至道疏至道者居閑而詢問玄道也老聃曰汝奇戒疏

深雪而精神搖擊而知夫道宵然難言曰汝奇戒疏

：偏於西濯也深雪於精潔也而汝也按擊打破也崖分也汝

欲問道先須奇汝心迹戒慎專誠洒濯身心精神識打破聖智

精神生於道皆所以明其極形本生於精皆由精疏倫明也夫

識：物生於實之中人倫有為之類根本生於精微而萬

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

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為也則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有氣之類而相生也故九竅

而胎生禽魚八竅而卵其來也逆其性也崖門無房四達

皇也夫率自然之性遊無門無房四達皇道遙六合

與化偕皇大也夫以不來為未者無門而無踪迹不性為性

能宏達四方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均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

勞其意物此方人生而過此道則疏邀過也均通也過於道而

四肢強健思慮通達視聽聰明無心心用天不得不高地不

得不廣日月不得不可行此其道與言此皆不得

耳非道能疏二儀軌靈通而高廣三光資玄道以運行邀物得

是謂也且夫博之不必知弁之不必惠聖人以斷之

矣新弄知惠而疏夫博讀經典不夫和真宏弁飾辭不必惠照

者不知斯則聖人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

也所保也故使各保其正為也疏博知弁惠不益其明况黜面

無損而益至聖人物休測之乎其若海無量疏尾問泄之而不增

故辟玄道大魏乎其終則及始也穿之紀可謂魏疏魏者

也夫道遠超太一近近兩儀囊括無窮故以數魏運量萬物

而不匱已故不匱也則君子之道彼其外与身而足疏夫運載

量群生潛被無窮而不匱令起聖人君子之萬物皆往資焉而

道此而非遠近在內心既不藉稟豈其外也萬物皆往資焉而

不匱此其道而物自得故曰此其道与言至道在於功無功乃

足稱疏也。疏有識無情，皆稟此玄之道。而玄功冥被，終不遺也。中國

有人享非陰非陽，偏無所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教然自放，所

功疏長，中國九品也。言人所稟之道，非陰非陽，非柔非剛，非輕非

執，亦在字者，言也。乎字內遇性，將及於宗，不逐疏，置為人偏，執在

為人，曾其所係也。故知生者，聚氣之物。雖有壽夭，相去幾何，湏臾之說也。奚足

以為堯桀之是非，况壽夭之間也。疏，一生之內，百季之中，假令

湏臾之說，耳何足以為堯桀之是非，况壽夭之間也。疏，一生之內，百季之中，假令

非桀而堯，別於其間，故難也。疏，在對曰：果在，地曰：疏，徒

以相齒，知惠自相齒耳。但當從而任之，疏，在對曰：果在，地曰：疏，徒

本生，藤生，皆有其理。人之處世，險阻艱難，而貴賤尊卑，聖人遭

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宜過疏，連過軒冕，從而不違，調而

獲之恆也。偶而獲之道也，調偶和合，疏，恆也。偶對前境，運梳，意

道也。帝之所真，王之所起也。如斯疏，遇調偶隨時，運梳，接物，莫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乃不疏，白駒，駿馬也。隙

孔也。夫人處世，俄頃之間，其為迫促，如駒駿駒之過，注然勃然，莫

不出焉。油然流然，莫不入焉。出入者，變化之謂耳。言疏，注勃是

密，油滲是入死之狀。言世間萬物相與，已化而生，又化而死，俱

化，生物哀之，死物人類悲之。死，非死，生，非生，皆變化耳。委

也。生物人，共悲哀之，而解其天，強隨其天，失矣。疏，殘，衰，藏

一，於是非忘於生死，故墮解天，然之殘衰也。今既終乎死

乎變化魂魄將性乃身從之乃大歸乎於其間也疏並通散之

自也魂也魄魄任天骨肉歸土神氣焉散不散之散之散之

形之敗其形也若疏夫人之未生也本不有其散而散於無散也形是人

之所同知也形而之所以多敗非將至之所務也不至疏

也夫後無形生形後有形歸無形實是人之所同知此衆人所同

論也無端之然故不能不疏人之九類同共乎論彼至則不論

悅然不論則不至疏彼至聖之人之言得理故無明見之性聞

乃性疏任事遇也夫能閉智塞聰真契并不若默道不可聞

不若塞此之謂大得而塞之則無疏夫大并飾詞去真遠矣

謂道惡乎在疏居在東郭故子東郭子則之擇也師東郭順莊

子曰其所不在疏道無不偏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指名在疏

其愈下邪曰左丘明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疏

大道不在而在皆之故也有之不簡於賤東郭子未達斯

莊子曰夫子也問也固不及曾幸其標實言之可不在而方疏

質實也言道之不在豈唯材稱正獲也問於監市履稀也每下

愈况稀大豕也夫監市之履豕以知其肥瘦者愈履其豕肥之

道也不遊於疏正官号也則今之市令也獲名也監市也魁也

者近下雞肥之股脚也問雞肥之處知易肥之處是肥亦於屎溺早下之

地皆有道則明清靈之洪唯莫必無乎逃物道若必謂無之逃物則

則未足以疏無者應為通也大道廣蕩無不制因洪唯乎至道

若是大言亦然明道不疏逃至道理也夫其逃物何為周徧

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疏不逃於物魚有三名異其重明至道

旨一也則嘗相与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其所終穿乎若遊

不能周徧成也故同合而論之也後知道之無不在之無疏何

不在也後能曠然也懷而逃彼也窮也

有之宮謂玄道也其所也一物可有故曰無何有也而周徧咸

三者相与教遊乎至道之鄉賢旨既一同合而論其符玄理故

無終始嘗相与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間乎此皆无

窮極耳嘗相与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間乎此皆无

疏此結款周徧咸三功能盛德也既游至道之鄉又處寥已

吾志寥然疏得道玄聖實理真真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

則無所往之无往焉故往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而不知其所

有往焉則理未動而名已至矣

正斯順疏往既不來而竟無至所亦無止往而吾已往來正焉而

不知其所終往但往來自由於常理也其有終乎也疏假令往還

死往隨變任化亦彷徨乎馮閱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馮閱

郭之理也大知由于廓廓若疏彷徨是放任之名馮閱是靈曠

人能重於察寥靈曠之理是以物者与物無際明物者無

耳物自得放任其窮

故真也耳疏真同万境故与物無彼我之不能疏万端故有物我

際者所謂物際者也真然真可謂際者也

際之交不際之際之不際者也

其安疏際之不際者聖人之達規也不際謂盈虛衰殺彼為盈

在乎疏際之不際者九鄙之滯情也

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卒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

散也既明物者誰乎吾皆忽然而自也物則既富貴為盈貧

為衰殺終始物誰乎此明能為物所物皆非物也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

論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何荷甘與神農同享於老

龍吉疏姓何字荷二人同享於老龍吉老龍吉亦是也神農隱

几闔戶查頭何荷甘日中奢戶而入曰老龍死也疏隱也闔

也其排也守默而暝荷甘既聞師亡可以排戶而告神農隱几擁杖而曝

然放杖而嘆故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疏舉然放杖而神農聞

還放杖而嘆也故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弃予而死已矣夫子並

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自肩吾已下皆以至言為狂而不信

疏夫子老龍吉也言其有自然之性故呼之曰天也狂言者至

慢訑不專故弃背吾徒止息而死哲人云亡弁堉予聞之曰夫

至言斯絕也及該玄岳訓開發我心今於道杖毫也端五分

未得處一專秋毫之端細矣一而又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

体道者乎明夫至道非言也所得疏姓弁名堉者也繫屬之

端道之分也体道者乎明夫至道非言也所得疏姓弁名堉者也繫屬之

露其言說至稀也道深玄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論者謂

之真所以論道非道也明道之无名也疏夫玄道虛澹妙

謂之真純視純聽故於季人論曰真二而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

起

以知問道無窮言以不知明道又問乎無為：曰吾知道

曰子之知道亦有教乎曰有曰其教若何疏子既知道頗有名

請為無為曰吾知道之可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

知道之教也疏貴為帝王賤為僕隸約聚為生多散為死教乃

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

孰是而孰非乎疏至道玄通窅冥其為隨迎不測无終無始故

請是誰非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疏

不知合理故相深玄而於外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

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於知乃冥也疏太清得中道而嗟嘆

不知之知明真無始曰道不可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而非

也道不可言而非也故聖人不可見疏道無聲不可見

也道無色不可言說言說非道也知形之不知乎形自形

者竟無疏夫能形也乃曰形者固非形道不當名有道名而竟无

也常疏名之實所以名道而非也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

也也問道者亦未聞道非問者所得故也疏則非道也不應則

疏夫道絕名言不可問也故道無問無應絕去教而後疏

作道者言有何問應無問之是問也可謂疏疏可問而強問

九言此者覆我前文無問之是問也責空疏疏乃成珠外以

空也無應之也是無內也實無而假有疏疏乃成珠外以

無內待問者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疏天地四

古來今日宙土初道本也若以理外之心待空內之智者是以

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
君夫樊落天地遊靈涉遠以 疏崑崙

遠也山大靈是深玄之理為其滯着名言於存問真光曜問乎

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者乎疏
光曜者是能現之智也無有者

境無深淺故以智問境有乎無乎而智有明時光曜不得問而孰

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駐之而不聞搏之而不

得也疏
夫妙境希夷視聽由絕 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

能有無之而未能無也及為無有之何從至此哉
此皆絕於

道絕之則夫孝者乃在根本中疏光明照曜其智尚淺唯能得

未多故孝之善者其唯不孝乎疏無喪有未能雙遣有無故歎

句百非老皆無有心無之一字無所不無言句埋廣故稱無也

而言何從至此者但無有之境夢理盡性自非玄姓大高之搖

鉤者季八十之而不失毫芒
疏鉤之輕重而 疏大馬官号

馬也捶打鉤也鉤腰帶也大司馬家有二人少而美鉤鉤切季

八十而捶鉤也巧專性靈靈故無毫芒之差失也鉤稱鉤推也

謂能玷捶鉤推知斤兩也輕大馬日子巧与有道与疏其季老

而捶鉤愈精其工也 曰臣有守也臣之季二十而好捶鉤於物

無視也非鉤無察也疏
此捶鉤之外有所守持少季已未專精好

於斯是用也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不用者乎

物孰不資焉
都先懷則物未疏所以至老而長得其捶鉤之用

也夫假不用為用高得終季况乎体道聖人無用 毋求問於仲

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

猶今也
言天地常在乃疏兩儀未有之時可知已否夫變化日

形則無今無古也。移今毋求生問而退明日。後見曰昔者吾問

也故蒼云可知也。未嘗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既失其問意遂退而歸。

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既明察今時反向情靈。

昧然暗晦敢問前明。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靈心以

後暗意謂如何。神受今也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致求更疏彼精神用心

求受故昭然明白也。後時領解不及運用精神直置與古無今

任真無所求請故昧然。闇塞也求邪者言不求也。而為無矣是

無始無終。非唯無不為物。而為萬化而不得一化。而為無也。不得

一為無故自古無未。疏。古而知無未有天地之時。無極也。未有子

孫而有子孫可乎。言世也。言子孫相有生之時。無極也。可乎言不

可。毋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三死。夫死者非夫生者

死也。不以死。生。化。而。生。耳。疏。已。止。也。未。嘗。假。軀。豈。相。因。待。

故不用生。令。無。雙。理。盡。於。此。更。何。所。言。也。未。對。死。生。有。待。邪。極

而皆有所一體。自。成。體。各。疏。死。於。生。故。知。生。亦。不。待。於。死。既。不。待

故無所得因也。有先天天地生者物邪物者非物。出。不。得。

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已。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

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而。自。然。即。物。

又。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手。哉。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為

則。是。物。沒。不。得。有。先。物。於。此。物。者。何。以。知。其。然。邪。謂。其。然。是。物。故

耳。自。然。則。無。窮。已。時。也。是。知。天。地。聖。人。之。受。天。也。終。無。已。者

亦。乃。取。於。是。者。也。取。於。自。不。廢。也。疏。夫。得。道。聖。人。薨。覆。育。恩

德含天地妙体自然故能靈已於彼忘懷亭毒不仁顏淵問乎

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疏

請夫子言將送也夫聖人如鏡不送不迎廣回仲尼曰古之人

外化而內不化而心順形疏古人能外化而隨物內心數動今之人

內化而外不化使心必疏外以緣通不能順物與物化者一不化

者也常無心故一不化一疏夫能無物俱心者聖人也故金同

安化不化彼身斯無心也疏安任也夫聖人無心既無物流轉故

不孽安與之相靡耳非將迎而靡其自化必與之莫多則不將不迎

疏仁與名止於久彼我無任化乃疏掃韋軒轅雲舜湯周武

宮湯武之室言夫無心而任化乃疏掃韋軒轅雲舜湯周武

物之道乃是掃韋仿惶之苑園軒轅教遊之園園雲舜養

也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况今之人乎整和也夫

天下之進和者而無心者疏整和也夫儒墨之師更相是非天

於而和之况乎今世之人非儒墨聖人處物不傷物也至極疏

以師者也隨而化之不在且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也至極疏

和光利而不害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在我已疏靈舟靈瓦大

故不傷之也不害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在我已疏靈舟靈瓦大

朱推故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無心故至順義冠於將

迎疏物交際而明不迎而迎者故能與山林與阜壤與使我

也疏物交際而明不迎而迎者故能與山林與阜壤與使我

夫無故而樂與山林阜壤未善於我而樂未畢也哀又繼之

夫無故而樂與山林阜壤未善於我而樂未畢也哀又繼之

矣之來善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不能

自得而為哀矣 踰連旅客舍也 達來不禦 打哀之去不能

所寄也 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之所不遇者即不知也

源可悲歎也 知能而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規之知與

知能而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規之知與

知能而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規之知與

知能而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規之知與

知能而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規之知與

知能而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規之知與

知能而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規之知與

知能而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規之知與

知能而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規之知與

知能而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規之知與

知能而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規之知與

知能而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規之知與

知能而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規之知與

知能而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規之知與

知能而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規之知與

知能而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規之知與

知能而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規之知與

淺也 知訪道此乃淺入 豈曰深知矣

莊子卷之二十二

莊子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郭象注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

姓庚桑名楚老君之弟子蓋隱者也役門

人之稱古人之師共其驅使不憚難危故稱役也而老君以北

大至才子極多門人之中庚桑楚最勝故稱偏得也

居畏墨之山其臣也蚤然知者去也其妾之絮然仁者遠

絮然疏畏墨山名在魯國臣僕隸妾也言人以仁智為臣妾庚

務仁疏桑子志奔仁智以接其君子也楚既迷人寄居山藪情

敷素樸心鄙浮華山旁士女竟為臣妾故蚤然舒智自擁腫也

明炫者午而去之然於仁為異於物者令其疏遠

子居擁腫鞅掌也為使鞅掌疏擁腫鞅掌皆淳朴自也

其同居率性之人居三季畏墨大穰畏墨之民相与言曰庚桑

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異其弄知今吾日計之而不足也計也

也而有餘夫与四時俱疏穰豐也洒傲驚自也居任三季山中

者无近功疏大熟畏墨百姓斂其私道之庚桑子

夫与四時俱疏穰豐也洒傲驚自也居任三季山中

者无近功疏大熟畏墨百姓斂其私道之庚桑子

夫与四時俱疏穰豐也洒傲驚自也居任三季山中

者无近功疏大熟畏墨百姓斂其私道之庚桑子

夫与四時俱疏穰豐也洒傲驚自也居任三季山中

初來我微驚異今我日計利益不足計以計至功其有餘蓋
覺聖之人與四時合度無迫功故日計不足有遠故生計有餘
又三聖一潤天道成故庶絕其聖人乎子胡不相子尸而祝

居三季而畏聖大穰也度幕也統也尸主也庚桑大賢之士慕近

也社而稷也乎聖人之性何不相共尊而為君主南面之

為立社稷建其宗廟祝祭禮豈不善邪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秋然才子異也

祭禮豈不善邪忽聞畏聖之人立為南面之主既非無為之道庚桑子曰才

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

豈可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夫春秋生氣皆自疏夫春生秋實

長冬藏物之常變故春秋豈有心於萬實而天地之道已自以

焉故容其生有性也一實亦有作實寶字者言二儀以萬物

為室故逢秋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

性直自性耳疏四面環堵一堵謂之環堵也所謂方丈室也此

今以畏聖之細民而竊正款俎豆予干智人之間我其杓也

人邪不為疏竊平章偶語也俎切肉也几豆盛脯之具皆

執轍今細碎百性偶語平章方斂禮我為買吾是以不親於老

聃之言我自今今畏聖又此故不親於老吾是以不親於老

星及此故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臣魚無所還其体而鯢鱔

為也制步仍也丘陵巨默無所隱其軀而蓐狐為也祥子謂

有豐疏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曰步七尺曰伊鯢鱔小魚而有

且夫尊賢授能先善与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聖之民乎夫

子亦聽之疏尊貴賢人尚且如是况畏聖百姓敢異前脩夫子通人幸

也所後 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為山則不免于罔罟

之患吞舟之魚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

厭深去利遠其害極大能言車孤介為山則不免罔罟為

故鳥獸高魚鼈深水豈好異哉蓋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

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若嬰身於利眇眇遠也夫極道之人全

倍深就山泉若嬰於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二子謂堯舜

人子謂堯舜也唐虞聖王述亂是其於弁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

蒿將全為世妄以穿流物性後也妄行穿鑿而植柤亂弁則也

傲者猶如鑿破好垣墻種植蓬簡髮而櫛數采而炊理錐刀

亂辟如擇笄毛髮梳以為髮格量米竊乎又何足以流世哉

尚任知則相盜真不足而以知純也則偽流相盜軌傷也夫幸

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昼為盜日中盜無所流數物者謂幸

世也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堯舜遺其逆飾偽流唐虞揖

後其弊不絕黃中赤眉則是相食也播其後以致斯弊流讓風

曰若越也季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流姓南榮名

誠請益云越季老精神暗昧焉託何孝方逮斯言誠請益云

子也越也越季老精神暗昧焉託何孝方逮斯言誠請益云

子也越也越季老精神暗昧焉託何孝方逮斯言誠請益云

庚桑子曰全汝形分也其抱汝生無攬乎其生無使汝思慮營

若此三季則可以及此言也疏抱不逐物境全形者也守其內

逸故不及役知思慮營三季靈靜南榮越曰目之與

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不知其異也而

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目

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夫盲聾之士與凡常

同苟有不同則不強相仿效也疏夫盲聾之士與凡常

者不見色聾者不聞聲狂之與不狂之者形自相相似為狂

人失性不能自得南榮越曰非唯形之與形亦辟之未而物或

嚴有聾聾何別故內篇云非唯形之與形亦辟之未而物或

聞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兩形色開而不能疏開也問別

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越勉聞道未達耳矣

早聞化也疏全形抱生已如前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

能化藿蠋越鷄不能伏鵠奔蜂細腰土蜂也疏藿蠋也

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胡不南見老子

疏夫雞有五性戴冠也祀足有距義也得食相呼仁也知時

化子何不南行越鷄越鷄也南榮越贏糧七日

也所來于南榮越曰唯疏自從也問云汝後榮楚也來南榮越

也所來于南榮越曰唯疏自從也問云汝後榮楚也來南榮越

老子曰何与人偕來也也按三言也偕俱也也老子聖人

偕來理挾三言也南榮趺懼然願其後懼然驚也也未達老子

也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也

也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也

也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也

也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也

也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也

也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也

也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也

也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也

也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也

也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也

也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也

也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也

也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也

也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也

也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也

也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也

也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也

也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也

不可擊而捉將內捷內獲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捷閱捕也

內也夫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声色獲於外

則心術塞於內欲惡獲於內則耳目喪於外固必無得無失而

後為疏獲者擊縛之名捷者閉塞也目擊者則心緒閉塞於內

也若內用智而為欲惡所牽者則耳目閉塞於外也此內外

也夫唯精神定於內耳目靜於外內外獲者道虛不能持而况

者方合旋生之道

放道而行者乎偏藉由不可况內外俱獲乎將耳目眩惑於外

弗能疏抱德之士尚不能扶持况放散玄道而專行民惑欲子

止也南榮趺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

得乎者猶未病也疏問里人有病鄰里問之病人能自說其病狀

病者猶未病也疏問里人有病鄰里問之病人能自說其病狀

單魚愚能自陳過若趺也問大道辭猶飲茶以加病夫茶以療

消教資不忘撓又不悟不謂飲茶以加其病

經而已矣疏請全生心之所存止在於此如蒙指誨輒奉為常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其性疏守真不能勿失乎還自疏

自約其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當則吉過則凶疏後道則吉

斯理必然豈能止乎止於疏不逐能已乎故進疏已過能舍諸

人而求諸已乎全我而疏諸求於己身之道也彼之心能脩然乎無

也疏往來元能侗然乎得也疏心煩物無能見子乎疏同於赤兒

子終日嗥而噎不復和之至也任聲自出疏噎噎塞也噎聲

無喜若故終日號不破不塞終日握而手不攪共其息任手

得非和之守道遂至於斯不破不塞終日握而手不攪共其息任手

得也疏和與玄道至性同也其淳終日視而目不瞶偏不在外

也非任目之自見疏不備動也任眼之視二不動自行不知所也任

之自行疏之往也也無所趣故也行而無所繫之舟居不知所為任也疏任也

之至與物委蛇之斯順疏委曲隨順而同其波亦成疏同其波疏

是衛之生經已疏結成義也南榮跽曰然則是至人也息已乎

若能自改而用此言疏如前所說衛生之經依而行之曰非也

是乃所謂冰解凍秋者能乎明非疏今聞聖教方解衛生辭彼

冬達茲春日執滯之心於斯致悟非幸夫至人者

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自無其心皆疏夫聖人無情隨真

食地共群品而不以人物利害相攪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

不相與為交疏攪擾亂也及至人靈心順世與物同波故能安

擾乎寤之能悄然而往侗而未覺謂衛生之經已疏重幸前文

則是至乎此言已便可得疏謂聞此言可以適極曰未也吾固告

汝曰能見子乎非以此言為不至也但能而季者非自至耳為

故季者不至疏未至能者勸之辭也此言至至猶是至在筌

異魚故曰未也此是老見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

木之枝而心若死灰疏虛冲懸寐冥無情同槁木而不榮死

知乎衛生之要也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並有惡有人災也

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由於委要今槁木死死夫禍福生乎得

先所發者天光耳非人耀疏之器宇也且德宇安者初而靜定

者其發心昭物由乎發乎天老者人見其人其天光自發則人見
自然之智光
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疏
於無處不知天光
然而定也
若乃今有恒
人物而脩人則自
疏求故有真脩人
之道有恒者人舍之
天助之常泰故能
獲助也
疏以夫舍為蒼

也道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常泰故能獲助也
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所福助不亦巨哉
出則天子則天民此二者俱以疏
秦然而自澤之非為而得之也
疏臨道休常故致斯功者也

學者乎其所不能孝也仍者行其所不能行也并者并其所
不能并也
凡所能者並行非為
疏夫為於外內者並為不為
豈及為於外知止乎其所能知至矣
強所不能知止斯至
疏其

孝所能不能邪
知止於外內所不能者
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也
意魚欲為
不強知也臨事不至
疏

疏將順也夫造化洪鈞物皆備
藏不虞以生心
而自生耳非
疏但順成而理問
季威斯應苞藏聖智
通物生
敬中以達彼

度之疏
夫至人無情物咸
斯應苞藏聖智
通物生
敬中以達彼
謂自達彼耳非
疏中內智也彼外
境也敬重神智不
敢若是而

萬惡至者皆天也
通也
天理自有窮而非
人也
有為而致
若疏若文
王

拘委里孔子困
匡人智非不明也
人非不聖也而
遭斯萬惡
窮否者蓋由天
時運命耳豈人
之所為也
道重真安時
達命維遭

不足以滑成
其成不滑
疏滑亂也
體道重真安時
達命維遭
不可內於
老者憂患不能
入也
滑暢故
疏空靜故世物
不能入其

也
其老
其臺者有持
耳其實非持
不動於物
疏惟責能持
以者而不
知其所持
持若知其
所而不可持
者也
持則疏
若有心執持
則失

不見其誠已而發此發作每發而不當發而不由已誠何由而當疏道之士智

照光明此下明表真心人妄心中理誠實也未嘗及業入而不

舍其分內疏業妄也世妄櫻櫻每入心每更為失乃為得也疏

每妄翻更喪真逐逐前境自謂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也

為不善乎迷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疏夫人鬼迷顯乃曰誅疏

所以遭誅則杜伯彭生之類是也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

能独行則也疏物也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

乎無名內者行也夫遊於名疏內者無名也而為於

外者志乎期費損已以為物也疏外終無成益卒有費損也行

乎期費者唯庸有光本有斯光疏庸用也游心無名之道者志

利猶高僧人見其跋猶之魁然夫期費者人己見其疏魁也

猶情貪取分外企求他人見其危乎與物窮者物入焉疏

性者故為外物我其符而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

能容人且謂疏能容人者不疏能容人者無親者

華貪利求名身尚能容人者不疏能容人者無親者

盡人身且不能容則非已况能疏無親愛則盡是他人疏

許既多讐敵非少欲求兵莫惜于志鎮錡為下夫志之所擇疏

兵甚於流兵志所緣不徒鎮錡良劍也夫惜毒傷害莫甚乎心

量劍也冠莫天於陰陽無迤於天地之間疏冠敵也城心得

中其寒熱可逃之而熱熇火此陰陽之冠也夫勃冠非陰陽賊之心
巨敵猶可逃之而兵起內心如何避邪也此非陰陽能賊也
則使之也心使氣則陰陽微結於五藏而疏於人但由心自有

之然也彼所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而道皆通疏夫物之受

彼所謂之毀道以通之無不備足所惡乎者其分也以備

其所受也所以惡乎備者其有心備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

其所受也所以惡乎備者其有心備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

其所受也所以惡乎備者其有心備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

其所受也所以惡乎備者其有心備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

其所受也所以惡乎備者其有心備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

其所受也所以惡乎備者其有心備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

其所受也所以惡乎備者其有心備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

其所受也所以惡乎備者其有心備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

其所受也所以惡乎備者其有心備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

其所受也所以惡乎備者其有心備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

其所受也所以惡乎備者其有心備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

其所受也所以惡乎備者其有心備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

其所受也所以惡乎備者其有心備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

其所受也所以惡乎備者其有心備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

惟窮性理竟無出入是謂天門天門者有萬物之妙也

之形而可見者也是謂天門

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

名徒有門以無為門

以無為門以有為門

何為生乎故必有目

出乎無有謂此所以明有也

有此有之出半無有

有自欲生疏無問一非四句

疏玄性聖人真契理古之人

境台故稱惡乎至

其可以加台疏用此

理尽性靈妙之甚其次以為有物

將以生為喪也喪其散而以死為交

表今欲及於達情故以生為喪以其無也

然已欲均也疏故怪非有而起

生一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

也一字者吾与之為交疏其次以

以生為其形體以死為其屍

以此脩字者莊生狎而交朋斯人

者魚異公族也或有而無

也此三者魚有與與能無是非

中故謂之 **疏** 三者謂以无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屍是也於一

公族 **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二也** 此四者並公族也

及差 **疏** 姓即斯是也此中文略故直言昭景主孫公子長大功

冠故着封而戴冠也若有官職官賜姓故甲氏為功

績既着封之節土枝孤分流故非一也於如一道之中為有

無生死種數不同名實各有生歟也直聚 **疏** 質而謂之生直是

有異故引其族以歸也 **疏** 披然曰移是 既披然而有分則各是其 **疏** 披方散

非可貴者也 **疏** 披然曰移是 所是是無常在故曰移 **疏** 披方散

道無彼我而物有是非 狀列在下文 **疏** 嘗言移是非所言也

移徒而不常也 其移是非 然 **疏** 然不可知者也 其不言

所是之移已 **疏** 是非之移非故試言耳然 **疏** 然不可知者也 其不言

着於言前矣 **疏** 是非之移非故試言耳然 **疏** 然不可知者也 其不言

則其移不可 **疏** 言是非一遺於是非名不寄言則不知是非故試

知故試言也 **疏** 言是非一遺於是非名不寄言則不知是非故試

無是 **疏** 臍者之有臍核可散而不可散也 有用 **疏** 臍者大祭也臍

非也 **疏** 臍者之有臍核可散而不可散也 有用 **疏** 臍者大祭也臍

也亦言是牛臍也臍者之時 雖牢甚備至於四枝五藏並皆陳

設祭竟既說方反散之則以散為是若其祭未了則不可散則

以散為不是 知是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僊享僊謂 **疏** 僊**

則也祭竟既竟奇宮與飲施設餘昨室之中規看周旋於寢

廟為是便爾則以圓圍為是 非無常竟何忘乎 為是奉移是

臍者明聚散無恒規室點處不可定俱無是也 為是奉移是

寢廟則以饗燕屏則一以僊 誰能常之故至人因而乘之則均

則矣故是非之移一彼一此 誰能常之故至人因而乘之則均

耳請嘗言移是 以生為本 則在皆本也 **疏** 夫能忘生

是也非者也 祇為帶生所以執是也 必能以知為師 而各師其

遣生是將毋寄故知移是 以生為本 則在皆本也 **疏** 夫能忘生

知因以乘是非 乘是非者 **疏** 知其師知之 乘是非者 乘是非者

果有名實 物之名實 **疏** 夫物之 悉皆靈幻 苟有象名實 因

果有名實 物之名實 **疏** 夫物之 悉皆靈幻 苟有象名實 因

以已為質 足以為是非之主也 **疏** 質主也 妄執名實遂用已使

以已為質 足以為是非之主也 **疏** 質主也 妄執名實遂用已使

以已為質 足以為是非之主也 **疏** 質主也 妄執名實遂用已使

以已為質 足以為是非之主也 **疏** 質主也 妄執名實遂用已使

以已為質 足以為是非之主也 **疏** 質主也 妄執名實遂用已使

以已為質 足以為是非之主也 **疏** 質主也 妄執名實遂用已使

以已為質 足以為是非之主也 **疏** 質主也 妄執名實遂用已使

以已為質 足以為是非之主也 **疏** 質主也 妄執名實遂用已使

以已為質 足以為是非之主也 **疏** 質主也 妄執名實遂用已使

人以為已節人皆謂已是疏節者志操也既迷名實又滯是非

操因以死償節當其所守疏守是非以成志操慤乎不若死者

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微為名以窮為辱不能隨所疏以炫

智晦迹為愚通微為榮名窮塞為移是今之人也是玄古之人也

有疏夫固執名實移非淺乎浮偽今世是凋與管鳩同於

同也其所同是疏謂二出以蓬蒿為鳩二出同是未為通見移

手同踞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駑疏謂也履也履也履也

錯雜則謝云已傲慢放維兄則以姬疏謂也疏謂也

言謝不以大親則已矣素足疏謂也疏謂也

故曰至礼有不人不相辭謝疏謂也疏謂也

之有乎斯至礼也何辭謝至義不物名得其宜則疏謂也

我外有物何義非至知不謀非自然知疏謂也疏謂也

仁無親親而仁已至矣疏謂也疏謂也

奇至信辟金耳至信則除矣疏謂也疏謂也

之勃解心之縲去真之累達道之塞疏謂也疏謂也

也貴富顯藏名利六者勃志也疏謂也疏謂也

容動也理氣意六者縲心也疏謂也疏謂也

有作謬字者解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博愛受欲傾喜若悲

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疏謂也疏謂也

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則靜則明則虛則實則為而無

不為也也盪動四六疏則病不動盪於胸中則心神平正則安

道者真之欽也疏道是所備之法性是人之法生者性

光也疏天地之大德曰生化故生性者生之質也疏質本也

性者是稟生性之動謂之為疏力真為非有為也疏動率性而

而為也疏而為也為之偽謂也失疏外有為謂之喪道也疏情之知

者接也知者謨也疏知夫目之能視非知而視也耳所以為自然若

知而後為則知偽疏視也夫目之能視非知而視也耳所以為自然若

有深淺而目不能視而強視之不能知而動以不得已之

謂性動者耳故失也為強疏夫迫而後動和而不唱不得已動

無非我也謂治則動而效彼疏率性而動不搖我效名相反而實

相順疏有彼我之名故又疏有彼我是非之實故實相順也疏羿

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牙已疏善中則善取善疏羿古之善射

伎則擅斯名使已無令疏射穿之微妙既有斯聖人乎天而拙

乎人任其自也也疏前起辟此合論也聖人妙契自然功俾

難也故上文云使天下夫工乎天全而侷乎人者唯金人能之

者工於天即侷於人也疏善能晦迹澤及百世而日用不知

人無功故能之耳唯虫能虫唯虫能天疏能還守虫即是全人

而况吾天乎人乎都斯不知而任之疏都任之也前自遺天人美

吾天有異也吾者論主假自稱也一雀適羿必得之戚也疏以

取物必疏假有一雀弄美射必得之此以威猛非由德
以天下為之籠則雀之所逃天下之物各有其所好
制困故以天地為籠則雀無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

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能調鼎鬲五鼎
以庖厨而籠之百里奚沒於人愛羊皮秦穆公以五也羊皮

穆賢俱能好士故得此二人用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
者世有也疏性其所好則天下無難逃其本
也疏則所以飾容也則者史自既以野

儀殘則不反以好醜在懷故移而奔之非言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單辱无及在懷故移而奔之非言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夫復謂不餽而忘人不識人
已效人遂弄忘於愧謝斯忘於人倫之道也辟之忘人因以為

天人矣自人為天人疏率其天道之性忘於人道之情故敬也
而不喜侮也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
而自疏同乎天和忘逆順故若教之
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此故是元不能生有不能

夫能出者出為者不為不思者也是以恬不思不為出故
知為本無為者本不思能休斯趣故侮之而不怒也
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之類

聖人之道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為
疏緣順也夫欲靜攀緣必須調乎志氣神功變化莫先委順心

和混有為之中而欲當於理者又須順於不得已者感而

和混有為之中而欲當於理者又須順於不得已者感而

後意所以用乃正也
道以斯之例

莊子卷之二十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110X
246
10